

史

記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負所封不

八代平侯徙新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曰楚上蔡年少時為郡

小吏

索隱曰一作卿劉氏云掌卿內文書

見吏舍則中鼠食不潔近人

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

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

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

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

之時存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古爭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強主以事之於十餘國非也今秦

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

秋也

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六說事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

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索隱曰禽此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

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遊說取榮貴即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遊說取榮貴即

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諾莫大於卑賤

正義曰呼台反也辱也而悲莫

甚於窮困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

正義曰呼台反也辱也曰言

幾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自託於無為此非士

之情也

索隱曰非者幾也所謂與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

韋賢之佞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

其幾也

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若動之微也。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然也。小人不能識

勤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強非也。正義曰：骨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在也。若臣播密

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大，功而遂忍之。

疾有瑕釁，則忍心而剪除。故我將說秦，以非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

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

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

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武、昭、

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駢

除。徐廣曰：駢，音押。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

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

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  
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  
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  
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  
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維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陂郭口爲渠傍北山東注洛工二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若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

一切逐客一列言盡逐之也言切首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斫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推時義亦未爲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臣聞吏議

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

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

正義曰新亭云百里奚楚宛人迎蹇叔於宋

索隱曰

仕於虞虞云入秦蹇叔救蹇叔於宋

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救蹇叔於宋

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

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救蹇叔於宋

大也時穆未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索隱曰

約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

六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

云公孫支岐州此五者不墜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

人遊晉後歸秦

十遂霸西戎

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

之功故云并國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或易爲十二

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卒地

二六二

千里至今洽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

蜀

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

二州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宣王

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上

相錯威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

請伐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南取漢中正義曰惠

故也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南取漢中正義曰惠

攻楚漢中取包九夷制鄢郢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

地六百里又且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井巴蜀

故楚郢都又且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井巴蜀

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月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

言者文東據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割膏腴之壤遂散

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徐廣曰華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

帝業索隱曰高誘住淮南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

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昆山之玉

正義曰昆岡在干闥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

正義曰活地志

云嶺山一名崑山一名崑蛇丘在隋州隨縣北三十五里說苑云音隔後行過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

之墟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

純白而有光因號隨珠下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

徐廣曰璽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秦見蘇乘織離之馬

駿馬名。索隱曰徐氏稱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

以冒敵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騏不實外



索隱曰：馭音決，馭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馭馭為馭廣雅。日焉馭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江南金鋤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

陳

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娛心意，說耳目者，必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索隱曰：宛音附，阮反。傅音

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

着於珥珥者，璣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蛇珠

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

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

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

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廁

之聲也。

索隱曰：說文云：甗，汲甗也。音於。反。正。鄭衛桑

間昭虞武象者

索隱曰昭字一作韶字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鼙叩

既而就鄙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

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

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

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文子曰聖人不諉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

索隱曰資猶給也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

而不敢西向褻定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彌盜糧者

也

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齋音子奚反說文曰齋持遺也齋或為資義亦通

夫物不產於秦

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

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

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新序曰期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

皇始皇使人逐至驪也得遷

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

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

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

昔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

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  
聞之說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  
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木知之患臣無輔弼  
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  
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終用反重者再也始皇  
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繼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  
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  
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  
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  
分判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分判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而私學乃相與非法  
下海內共博立一帝故云定一尊

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  
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  
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  
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  
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  
六國制  
令不同今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  
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  
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

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闔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

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言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

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

正義曰承今沂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

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

綏州上縣東南王十里

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

莫從

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太子死發

十七年

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

秦始皇

七

秦始皇十八

子此書方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在邢州北病甚

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

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

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

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

置始皇居輜輳車中徐贛曰一作輜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

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輜輳車如今輿

輿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如衣車有憲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

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

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

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  
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  
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  
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  
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謂也  
自隱宰顯反○僚隱曰割此音將淺反則彊因人之功  
謂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義字有異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食  
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  
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  
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亥曰



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  
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  
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閭不  
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  
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  
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  
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  
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  
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  
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尖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

蒙恬長子鶴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二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斯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疾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

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  
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  
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  
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若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焉曰

蓋聞聖人遷徙無

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觀歸

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  
能得志焉且天從外制中謂之感從下制上謂之賊故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搖動也是  
春晴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吾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

太子

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

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

正義曰謂小白

與公子糾

身死為戮紂殺親戚

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為

丘墟遂危社稷二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

足為謀

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文安足為謀也

高曰上下合

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

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黑之智今釋此而不

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

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

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

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詎

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誅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  
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

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

徐黃曰屬上郡

○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

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

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

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

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

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

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  
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  
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  
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  
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  
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  
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  
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  
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  
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

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杜

史記正義曰斫音序格反索隱曰斫音宅馬陸同

古今字異耳傑謂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裂其支然而殺之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鄴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豈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



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  
為侯王叛秦六主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

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廣曰采一名

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之冬

日鹿裘夏日葛衣塗糲之食索隱曰糲音糲糲音糲

也藜藿之羹飲土匭徐廣曰匭音匭啜土銅音刑雖監門之養不

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穀一作留音留啜土銅音刑雖監門之養不

氏云一作穀則字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

宜作較鄰氏音角決渚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及而股無胈胈音膚

此別為隄防

李斯傳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  
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  
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  
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  
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  
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  
佞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  
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

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王者必且能  
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來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  
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

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

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素隱曰恣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正義

睢音呼李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無他焉不能督

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

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

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  
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  
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  
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  
所為賤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  
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繇矣謂  
之為極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極悍也虜奴隸也  
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正義曰棄灰於道者言黜也韓子云殺之法棄灰於衢者  
刑子貢以與命也  
尼曰灰棄於衢必斃人必怒怒

則闕疑則一

刑之云也

六棄及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

主為能深督輒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

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

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鑠金

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鑠也言百鎰之美

為土時久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

傳為鑠也取也九為異於物必轉足反攪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

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

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

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詳慎曰樓季釋之族之弟泰山

李斯傳

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

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牂曰牂

夫樓季也而

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

也

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突反壑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壑則易涉故政牂牧於

也

泰山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

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

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

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諦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

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邪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

督責之術則已然何為哉則古心為天下所役是則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

之久

仁義

之樂

說論理之臣開於側

則流

之

矣

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

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二者而自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

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排世

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善漢書曰辨音扶弗反摩音

矣摩俗言磨礪於今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

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

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

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

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

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

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  
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  
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  
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  
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  
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  
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之術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  
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  
於市殺人衆矣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  
趙高爲郎中令殺之報私怨衆多也大臣入朝奏事

趙高

郎中

令

殺

之

報

私

怨

衆

多

也

大

臣



殺惡之心。此曰天子所以貴者，不以聞聲羣臣莫

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臨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遣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

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

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不

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

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

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

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

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  
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問語君於是趙  
高持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謂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  
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哉哉且  
固我哉素隱曰謂以我勿故如我我也一云固我趙高因  
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  
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  
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  
丞相

丞相

故楚公行

過三川城

心不肯擊直。其交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

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

下審乃使人案驗三川中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

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應邵曰戰國之時稍增

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

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以

御故曰角抵也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通高之短曰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

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其不便昔者司

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

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

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郎執簡  
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  
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  
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  
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鞏其君  
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謂君索表皆  
玘事也矣昭侯已下四

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

曰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  
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  
疑之何也且朕以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  
芒恐與天下絕矣朕非獨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

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北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  
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  
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  
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  
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安  
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匡園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  
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  
免於死身死而所患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  
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

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  
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  
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  
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  
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參其  
費二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  
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  
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  
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  
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

書曰陳五二山之寤不滅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  
 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  
 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  
 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  
 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  
 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文北逐胡貉南  
 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  
 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  
 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  
 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

李斯傳

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詎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鞫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反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讞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與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豈

中子曰吾欲與若復

與大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豈



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哭二世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  
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  
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  
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  
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  
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  
殺之趙高教其女嫪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  
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  
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  
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

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

之恐懼高郎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

上殺殺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

弟授之璽

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

云弟字誤當

爲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

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

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

百官皆畔不適

徐廣曰適皆敵也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

降軹道旁

正義曰軹道在嵩

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頭王至而

斬之遂空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撥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浴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劭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傲又鄉氏音五到反

自

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

韓取城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

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

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

恬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典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

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燕破之殺項燕二十四

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果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

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

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

正義曰謂靈夏及勝等州

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

徐廣曰屬隴西

至遼東

正義曰遼東郡

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

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逐蛇而北暴師於外

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

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

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

隱宮

徐廣曰爲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于沒爲奴婢妻接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

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

其母被刑慘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

於獄法舉以爲中軍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

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

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

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漸山湮谷

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素隱曰並白浪反北走琅邪素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道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非

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

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常從高雅

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

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  
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  
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爲吏更置胡亥以李斯  
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  
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殺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  
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  
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諭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諭之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  
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械正義曰今代州也因械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  
蒙恬於陽周畏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

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  
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  
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  
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  
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  
徐黃曰一  
無此字 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  
相信而外使關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  
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  
姓宮名 今蒙毅曰先主欲  
立太子而卿斃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



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

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毅言已少

事始如皇順自蒙恩幸至繼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

聖後世可謂知意也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

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

非取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

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

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二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

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

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皆皆為大失而天下非

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

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

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

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

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殺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

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二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

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

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且負王以朝卒

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

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  
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  
楚成王覲於紀不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  
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齊隱曰參謂三也五即五即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  
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內陵之道也成王失  
而復振則卒爲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齊隱曰此故曰  
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參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察  
然斯亦引以言前秦受諫可查則其過乃可救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

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人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濶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堽山湮谷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不足戕傷者未幾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祭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德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巨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公子

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

曰亡無也命名也逃故以逃為亡命地理云

外黃富人名籍

外黃富人女甚美

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特故賓客○索隱曰

如淳曰抵歸亡音丁禮反亡

美

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

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

索隱曰謂如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

里客乃官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

正義曰音刑州漢為縣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

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

刎頸交

系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

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各數月秦滅魏數歲

已聞此兩人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

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張晏曰監門里正衛

也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

徐廣曰一作稱

使受笞父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

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

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

萬張耳陳餘下謀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

身被堅執銳率士卒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

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

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

入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

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  
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  
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實反言天下諸侯見  
不務稱王王陳皆解墜不相從也  
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  
而西務在入關未及取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  
地形願請竒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  
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  
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  
其云白馬之津

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

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鄧展曰至河

秦

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城南

有五嶺之戍

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

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入

頭數出穀以其歛之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

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齊為天下倡始王楚

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

然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

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父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

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

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

曰范陽竊聞公之將也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

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

父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徐廣曰公之腹中者東方人以物

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

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  
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  
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  
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  
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  
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  
怯而畏死貪而重賞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  
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  
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  
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

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  
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  
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  
之不戰以城下者得守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  
軍入關至戲却高林曰戲地名却其遠也又聞諸將爲  
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然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  
將而以爲校尉乃詭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  
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晏贊

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

時聞不容息

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端息頃也

武臣乃

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  
騭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  
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  
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  
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  
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  
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  
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

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罽略上黨韓黃

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

徐廣曰九月也

趙王乃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

趙地半乃歸王使分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

之有虧養卒謝其舍中曰

如淳曰縣取者也公羊傳曰解投邑養卒韋昭曰析薪為斯

於有山為養卒灼曰以解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

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君何欲燕將

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

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

張曼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文箠音之委反

此亦各欲南

面而上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

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

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特未

可耳今君乃內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

滅燕

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楮而歸李良已定

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

秦



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且封  
張曼曰欲其滿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

趙君目相疑

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  
道逢趙王姊出慰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  
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慰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  
軍下令數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  
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  
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  
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

功

索隱曰索羈旅勢弱難以成功也乃求得趙歇

徐廣曰正

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也

日也音烏轄反翹索

立為趙王居信都

徐廣曰後項

李

張晏曰趙之苗裔

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

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

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

北章邯軍鉅鹿有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

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

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

餘使張鯨陳澤

上音

往議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

今王與耳耳暑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

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二二相全

正

口十中冀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一兩勝秦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

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

慮陳餘曰吾死願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

張騫陳澤先嘗秦軍家隱曰花浩至皆沒當是燕齊楚

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

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項羽

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

十二月也

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鷹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鷹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索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哉索隱曰索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

讓

正義曰言陳餘如周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

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

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

耳遂有怨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閔漢

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

雅游

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雅故也。

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

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

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士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

餘各多說項羽以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

餘不從入閔聞其在南皮

宋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

正

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徐廣曰

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

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

說說田榮曰

正義曰上說音說下音武說反

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

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

請以南皮爲托敵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

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

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

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

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性也

公曰

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曰甘公魏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

歇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

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去漢

徐廣曰二漢王亦

遷定三秦方圍章邯廢立張耳尚漢王漢王厚遇之陳  
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  
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  
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  
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  
者斬之持其頭責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  
西陳餘亦復與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  
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黃曰二月斬陳餘泚水  
上徐黃曰在常山音連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  
音爲保鄆音即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解  
山音立縣在趙州黃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

國漢立張耳為趙王

徐廣曰四年十一月  
綱案漢書四年夏

漢五年張耳

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

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

徐廣曰謂  
者齊岸也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登德嘗其慢

易之

索隱曰崔浩云屈  
其形如箕

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曰田叔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下於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

乃怒曰吾王辱王也

孟類曰音如辱漢之屬冀州人謂  
懦弱為弄辜昭曰仁謹克。索隱

曰素服也音組閑反弱  
小兒也小類音仕連反

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

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

齧其指出血

索隱曰素小類云齧  
以表至誠為其約誓

曰君何言之誤且



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  
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  
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  
王故欲殺之何乃滂王為乎

索隱曰漢書作汗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也

令事成帝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

貫高等六磔人柏人

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

在邠州柏人縣西北斗

要之置壁昭曰為供置也。索

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擊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

云置則者置人於後壁中謂之置側則者之側之側因

以為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  
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

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

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

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

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

檻形膠密不得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

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

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

不知更治榜笞數千刺剄

皆廣曰丁分反○索隱曰案

云燕灼也說文云燒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

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

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

者以私問之

贊曰以私情相問

中大夫泄公曰

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

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

慎泚公排鄭問之復與前

徐廣曰復音鞭翻案韋服曰與如今與牀入與以行○索

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荀子峻者竹篾一名編齊魯也北名為芻柳璞

三蒼注云

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

橫牽七

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

今吾三族皆以誦列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

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

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

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

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

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

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

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

不殺我我不愧之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

云肮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

已出以告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率也

公注小類云尚配也易得尚下中於是上賢張王諸客

以泚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

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

六年慶張敖在安陸東張敖在安陸東張敖在安陸東

開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陸東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

與公主同咸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

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素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及

封張敖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

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

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

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漢書音義曰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漢書音義曰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高洪要

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

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哉

索隱曰利本作私利

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志年羈旅

勿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未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